



2015年，以太坊推出了数字货币——以太币。两年后，其价格的上涨速度甚至超过了比特币。2018年1月，以太币的价格达到峰值，超过了1400美元，而在12个月前，其价格仅为10美元左右。这意味着，要是有人在2017年年初购买了总价约10万美元的以太币，然后在峰值期卖出，那他就已经是个百万富翁了。有的投资人一度猜测以太币的市值将超过比特币，因为在某一个回升的节点，以太币的增速甚至超过了比特币。一些人也表示，以太币的价格一路飙升是有其充分理由的。以太坊不只是数字货币的网络。若是将以太坊作为基础层，开发者能创建他们能想到的任何应用，包括发行自己的货币。只用推送几行代码，就可以铸造加密货币，然后用来换取比特币或以太币，再换成美元，这就是所谓的ICO。这样一种融资机制，联结了需要融资的人和愿意出资换取发财机会的人。得益于这种新颖的筹资方式，数以千计的新币不断涌现，加剧了人们对加密货币的狂热追捧。

任何能上网的人都成了投资人，这些人狂掷资金，把钱砸进加密货币领域，砸向年轻有为的加密货币开发者们。数百万美元的融资目标，区块链初创公司在短时间内就能达成，这样的ICO通常在几分钟内，有时甚至是几秒钟内就结束了。其实用加密货币能做的事情不多，毕竟它们只属于互联网，交易也局限于监管不严的在线平台。大多数商家不承认加密货币，而能使用这些货币，被称为“dapps”（decentralized applications）的去中心化应用，仍然在实验阶段，使用过程中还故障不断。但是，对于这些虚拟货币来说，使用并不是关键，关键是要在价格飙升之前买入，然后在下一个峰值期卖出。至少，理论上是这样的。

就区块链初创企业的融资金额来看，ICO在2017年首次超过了传统风险投资。到2018年年底，有近100亿美元在这一年涌入ICO。换言之，这金额大约是加拿大、墨西哥和巴西股票市场那段时间的融资总和。这种能为早期企业筹集资金的新形式，为科技初创企业提供了投资的新渠道。而在此之前，普通人是无法参与其中的。

由于市场资金淤积，一些小型加密货币的价格飙升速度甚至超过了比特币和以太坊。如果你访问加密货币价格查询网站，目之所见都是绿色数字和上涨箭头，图表中所有的线条都呈抛物线趋势。选择哪种货币好像都无关紧要，因为任何一种货币的价值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



为了写这本书，我潜入了这支“军队”。

2013年，我第一次为彭博新闻社撰写有关比特币的文章。当时我住在阿根廷，看到了普通人如何使用数字货币来保护他们的储蓄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以及如何使用数字货币来规避货币管制。当我在2017年搬到彭博社的纽约办公室时，“区块链”已经成了每个人的口头禅，变成了一个空洞的流行语。当时，在彭博社以及其他主流的财经媒体中，每天都在报道加密货币和区块链的记者不多，我是其中之一。2013年底，在报道了史上最疯狂的经济泡沫之一后，我终于有机会喘口气，决定将这次爆发事件更持久地记录在案，而以太坊则是记录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进行了100多次采访，每次采访都持续好几个小时，采访对象是所有致力于以太坊协议开发的创始人和开发人员，从早期到如今的所有参与了搭建的人都算在内。与我交流的人中有投资人、律师、监管者、通信员、设计师和研究人员，他们也均为打造以太坊出力。这些与我交谈的人都非常热心，帮助我翻出了几十份尘封的旧电子邮件、聊天记录、文件和图片。我还深入研究了在线论坛、博客文章和存档网站。我跟随这个妙趣横生、满怀理想、才华横溢的团队在布拉格、布宜诺斯艾利斯、多伦多、柏林、丹佛、巴黎、纽约、旧金山和大阪参加了各种会议和黑客马拉松活动。

我感觉自己就像是爱丽丝跟随白兔般，进入了一个梦幻的世界。在这里，人们办理银行业务不需要银行，养猫养的是数字猫，公司的组织架构中不需要CEO，大家都在讨论加密货币的价格一路飙升，就像乘坐飞船一样奔向月球A。年轻的开发者们

蓬头垢面、不修边幅，无论他们是从计算机科学课程中辍学而来，还是从加密货币行业以外的其他公司逃离而来，他们都是让梦想成为现实的魔法师，在充斥着表情包、彩虹般的幻想、“独角兽”公司和计算机代码的旋涡中前行。

他们是极客、金融家，是不合时宜、离经叛道的人。在这一群人围成的圆圈中心，站着维塔利克·布特林，一个19岁的天才黑客，以太坊就是从他的一个想法演变而来的。一群来自五湖四海、拥有不同背景的人，因为信仰维塔利克而加入了他的行列，想要一起将这个梦想变为现实。他们技术研究的核心是改变世界的运作方式。而这一宏伟愿景吸引了更多的人，现在已有成千上万的人共同建造它。人们试图从中合法或非法地牟利。维塔利克在改变世界的道路上稳步前行。经过5年的不断努力，他带领团队建立起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网络，但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嫉妒的黑客恶意攻击、艰难的技术挑战、早期团队的内讧以及数量惊人的财富诱惑，这些都在威胁着维塔利克的理想主义追求。

最让人分心的是加密货币市场的增长，简直令人眼花缭乱。在2018年年初的市场高峰期，数字资产的价值已经从一年前的150多亿美元膨胀到超过8000亿美元。在这段时间里，许多新的加密货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维塔利克并不高兴。

维塔利克在2017年12月12日发了一条推特：“加密货币总市值今天刚刚突破5000亿美元，但这是我们‘赢得’的吗？”“我们为多少没有银行账户的人提供银行服务？”他继续发问，“有多少区块链应用拥有了大规模用户，又有多少应用积累起了大体量？有多少人得到了保护，免受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响？”他在一系列的推文中质疑加密货币迄今为止的影响力是否配得上目前的市场规模。

“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绝对不是零，在某些情况下，数量甚至相当可观。”他写道，“但还不值5000亿美元那么多，还不够。”

本书在美国付印时，以太币的价值正徘徊在200美元以下，是2018年年初价格的十分之一。许多投机者已经套现，但真正的信徒，如维塔利克等，还在继续奋力推进他们的愿景。与前几代基于互联网的革命一样，保持纯粹和质朴是很困难的。很多时候，愿景在现实面前会变得模糊，甚至混乱不堪。像维塔利克这样有远见的人，梦想着登上月球以及更远的地方，却经常低估了人类的野心、贪婪和恐惧等世俗力量所能施加的引力。

作者：卡米拉·鲁索

编辑：周怡倩